

# 由两个女性文学形象管窥古代文人创作意图和心理

杨 越

【摘 要】不管是在唐传奇还是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以婚恋和女性的形象为主题的小说都占了很大比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代传奇体小说的经典之作。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在明代短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本文通过李娃与杜十娘两个女性形象的分析,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分析,试图揭示文人孤愤意识、道德责任、尚奇心理等创作的真实意图。

【关键词】女性文学形象;文人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31-4

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艺术珍品,鲁迅先生评之为“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sup>〔1〕</sup>。另一篇是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见于《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以下简称《杜十娘》),这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两篇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青楼歌馆中的妓女与贵公子的恋爱。《李娃传》中的郑生属于望族,是所谓的“荥阳公子”,家资丰厚,进京赶考,却因为不小心沉醉于妓女李娃的怀抱。当他钱财散尽,就被老鸨和李娃设计陷害驱赶。郑生于是沦落街头,唱挽歌谋生,后却又被其父鞭打,差点丧命。大雪天沿街行乞,他“枯瘠疥厉,殆非人状”,这时又遇到了李娃。李娃赎身从良,收留郑生,精心呵护,并督促他读书上进,科举及第。然后,她功成身退,

后“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和郑生顺利结合,过上幸福生活。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的是,京城的教坊名姬杜十娘在同太学生李甲接触后,深情地爱上了他。她拿出自己私蓄的银两,帮助李甲也完成自己从良的心愿。后来经过她的反抗和斗争,终于实现“从良”之愿,偕同李甲双双南归。但在途中由于遇到富家公子孙富贪恋杜十娘的美色,在他的挑拨后,杜十娘被李甲抛弃,后杜十娘怒斥奸人和负心汉,含冤投江而死的故事。

我把这两篇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的相同女性题材类型作品放在一起,仔细研究二者既明显的相似之处和着深刻的差异,以探析古代文人创作的真实意图和心理。

〔作者简介〕杨 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学生,四川 成都 610000。

## 一、形象分析

李娃与杜十娘都钟情贵公子而始终不渝,这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下层妇女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追求,另一方面说明她们现实理智。唯其如此,才可以解释她们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而选择贵公子们。虽然上层社会门槛难以逾越,但还有改变的一线希望;而其他他人没有承担改变她们命运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她们阅人无数而都选择了贵公子。关键条件是贵公子必须忠于感情,不可负心。李娃认定郑生犹如潜力股可以投资换取相应的社会价值,决定马上资助他求取功名,高中进士的郑元和要以死来报答李娃的大恩大德,所以李娃慧眼识人,她成功了;李甲虽然出生名门,但始乱终弃,负心无情,杜十娘从良遭挫,自恨所托非人,只能以死自解。两个女性的命运取决于男性的最终态度,最终态度为认同这段经历就体现为不负心,所以李娃以下贱身份可以华贵转身,这就是所谓“取之则贵”;最终不认同这段经历则体现为负心,所以杜十娘没有善终,这就是所谓“弃之则贱”了。因而不难体会会将郑元和玩之于掌股的妓女李小姐居然弄个言开国夫人当当;杜十娘毁灭生命的同时,她更要毁灭她货色生涯赚取的巨大价值,依靠这种现实经济价值她是在某种程度内自己选择对象,谋求新的生活,但不被认同,所以百宝也就一钱不值了。可见,当时社会价值很多时候比经济价值的更具价值。

客观上,《李娃传》与《杜十娘》都抨击和控诉了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但作者并没有把反映我国古代下层妇女对自由爱情生活和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作为创作的主要意图,仅仅表达了作家对女性命运和意识的朦胧的关注。作品中都有一个封建家长影子存在,着墨很少,完全没有清楚的形象;虽然故事中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始终笼罩在可怖的阴影之中,如郑公子因与李娃相爱被其父鞭打几乎致死,而李甲则迫于其父的淫威将杜十娘卖掉,都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强大。但白行简对李娃荣升命妇结局的安排说明他对封建制度认可甚至是赞扬;冯梦龙也没有对代表封建制度的家长加以鞭

伐。冯受晚明思潮影响或许有自由思想萌芽,但他重点歌颂十娘的刚烈痴情,谴责李甲负心、孙富奸邪,但对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封建制度却没有鸣鼓而攻之,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更不可能跳出历史局限做几百年后的思想先驱。

她们的抗争只限于个人目标。从具体的作品人物形象上来看。李娃与杜十娘出身和社会地位相同,她们都是封建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饱尝人世间的痛苦。作品开篇,都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美丽;虽然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她们饱受歧视和摧残,她们却都有着正直善良的品质,都久有从良之志,个人目标完全一致。但他们同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是李娃与杜十娘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在她与封建制度做抗争,争取自己幸福的时候,她的斗争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李娃在郑公子沦为乞丐之际,未从老鸨“当逐”之命,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赎其身,以至于“其志不可夺,因许之”。但是她虽与郑公子两情相好,对纯真的爱情有着热烈的追求,却也轻易妥协退让了,在郑生“囊中空尽”时,顺从老鸨的意旨“互设诡计”,将郑生骗赶出门。当她劝导荥阳公子及第为官之后,荥阳公主主动聘其为儿媳,“备六礼以迎之”,其实这实际上是对李娃在经过斗争与荥阳公子结合行为的否定。它还是说明了,只有严格“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这一套来履行的婚姻才是封建社会下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婚姻。而此时的李娃对荥阳公之命竟然也百依百顺:“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俨然此时的她已经从从前的善良纯洁的李娃变成了封建官僚家庭中贤妇。因此,李娃能够跻身进入郑家这个高贵的门庭,不是由于她的反抗和斗争,而是最终以向封建等级门阀制度的彻底投靠为代价的。她最终没有跳出封建制度的圈子。而且我们可以分析到,李娃慷慨解囊自赎其身,与荥阳公子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她之前骗郑生的“忏悔”的因素。这说明她的反抗是立足于个人恩怨的基础上的,这样她的反封建斗争就随着个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开始,随个人目的达到而告终,不具有完整和彻底性。可以折射出李娃的性格中更多地表现出质朴善良和纯洁真挚的感情因素,她缺乏杜十

娘那样刚烈的反抗性格。

再看杜十娘则是以与李娃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出现的新女性形象,她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她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爱情和人的尊严的至死追求,誓死不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强大气魄。这一女性形象身上有一种烈性的炽热的刚强的美。杜十娘虽然有沦落风尘的不幸遭遇,但她并未水性杨花自甘堕落,也没有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弃。而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跳出火坑,过着夫唱妇随的自由生活。因此她敢于同命运抗争,“久有从良之志”的她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了不屈的反抗和斗争,她机智地利用老鸨的贪财心理,实现了从良的愿望。而当她得知李甲因几句话的挑拨就无情地把她出卖的时候五雷轰顶,从梦幻中清醒了,自己一直以来抗争的结果是个残酷的现实。一直积极争取自由和爱情的杜十娘走上了选择以死殉情的必然之路,她带着满腔的悲愤,毅然投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用她年轻的生命,宣告了抗拒对自己命运的摆布,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性格是与李娃截然不同的。

李娃的反抗随着个人追求开始而开始,随着个人目的达到而告终;一旦命运已经改变,无需再做抗争。杜十娘最突出的就是以死同命运抗争的刚强个性;她的反抗空前激烈,原因在于她绝望的意识到目标无法实现,门槛高不可攀,所以一死明志。当时的社会制度注定了她们要么是归顺和要么死亡的必然命运

她们的结局具有道德教化价值。《李娃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结局是有极大差异的。前者是一个是表面“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后者是一个美人香消玉殒,愤怒投江的悲剧性结局。我为什么说《李娃传》是表面上的大团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喜剧式的结束,其实是一种自由抗争归顺封建压抑的结果。作者这样安排给李娃的结局是因为无法给李娃安排一条更好的出路,所以只好把反门第的爱情与官宦道路结合起来,在封建阶级的旧有意识内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以郑父默许婚姻,和李好最终进入封建营垒为归宿。在唐到晚明的传奇故事及墨客骚人的生涯里,妓女尤其是名

妓(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柳如是,李香君,她们与文学、雅兴、国运、气节之类的话题分不开,她们在货色的同时也充当道德劝谕者的角色,要求文人走正统的道路:或谋功名,或取天下,或保晚节。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同为士子妓女题材的小说,才子王显龙为妓女玉堂春伤心,朋友劝的一段话:“须知那功名比婊子重要”,婊子纵使有情到底还是婊子,而仕途功名是万万不可耽误的,婊子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士子迷恋烟花造设一个绝境,为后面发奋求取功名做一个反衬,一旦功名到手也就是迷途知返的象征,而参与其中妓女转身一变成了当然的现实的挫折教育者,甚至公子哥儿们最终浪子回头、成才成功的砥砺者,所以她们同样具有道德价值。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李娃传》中,害得郑生沦为唱丧歌的乞丐并最后僵卧雪中的李小姐,一旦良心发现或者现实选择资助郑生成功后,前面她的无情绝义、心狠手辣也就一笔勾销了。

## 二、创作意图分析

在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差异实际上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不同决定的,我们可以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找寻创作意图的轨迹。

我们分析白行简创作《李娃传》,可以发现两大意图。一是攻讦政治对手:宋代学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前集)》)认为:《李娃传》是牛李党争的产物,是一篇政治影射性文章。白行简为牛党后期的领袖人物白敏中的族兄。《李娃传》文中的男主人公荥阳生(郑生)则影射李党人物郑亚,暗指郑亚娶娼妓为妻,郑畋为娼妓之子。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中论“作者白行简的身世和创作《李娃传》的立场与态度”时就认为,白行简之兄白居易属于牛党集团,遭到李党陷害,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具有极大的损害性”,白行简“在愤懑之余,把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写成小说”。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否认白行简创作动机中暗含玷污政敌之意。二是曲折表达个人诉求:白行简家世名门,进士出身,只做到郎中,郁郁不得志。他通过要

表达是对自身处境不满,谈不上反抗。特别是李娃夫贵妻荣的结局更说明没有反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意思;李娃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折射出白行简对跻身高位、飞黄腾达的艳羡,表达了自己潜在政治欲望。一个妓女可以博得汧国夫人的崇高政治待遇,而白行简是名门进士却只能沉沦下僚,两者之间强烈的对比,显然曲折表达了白氏对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诉求。他思想的局限性也正在这里。

我们分析冯梦龙创作《杜十娘》,可以发现主要有思想和情感两大原因。一是表达个人思想:冯梦龙一生科场失意,生活落魄,思想受明代哲学家李贽影响很大。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在冯梦龙的著作《广笑府序》中提出了道学杀人的控诉,观点一脉相承于李贽。李贽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冯梦龙的文学主张“性情”说则是“童心说”继承发展,冯梦龙在《叙山歌》指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杜十娘》完全是作者自己文学主张“性情”说的最好实践。二是宣泄个人情感:冯梦龙曾与苏州名妓侯慧卿“几番中热难轻舍”,但家境拮据,于是慧卿嫁给了为其赎身的有钱人。尽管慧卿奋力跳出风尘的做法合情合理,但为之大病一场的冯梦龙可能认为“婬子无情”,愤而“遂绝青楼之好”。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深刻影响冯梦龙的人生态度,更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对杜十娘的刻画如此传神,在这一女性形象身上赋予刚烈而炽热的美,使其焕发着女神的光芒。在冯梦龙的笔下,杜十娘根本就不像一个妓女,是大大超出常人的贞女烈女,这正是他认为侯慧卿应该做的。杜十娘对于爱情的坚贞不屈与侯慧卿绝情而去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李甲负情的无情批判正是冯梦龙对侯慧卿的批判,同时也是

他自身真情实感的一种发泄和排解。

### 三、创作心理分析

通过杜十娘和李娃两个女性形象身上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创作意图的普遍特点。

第一,文人的孤愤意识。强烈的入世欲望、突出的个人才华和抑郁不得志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产生了文人不平衡心理,我们称之为孤愤意识。《李娃传》暗含对政敌的讽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负心人的鞭挞,都是文人孤愤意识的自然流露。

第二,文人的道德责任。中国文学很早就确立了“教化为先”的传统,中国文人虽然自身可能放浪形骸、无视名教,但总是怀有文化人天生的道德优越感,喜欢著文说教,希望对世风伦理有所裨益。古人认为任何人都有遵守并弘扬道德的责任,即使人尽可夫的妓女也肩负忠贞的道德义务,而李娃和杜十娘都是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值得歌颂,可资教化。

第三,文人的尚奇心理。古人认为,微至正之道,需至奇之文来表达。正是这种尚奇心理使古人塑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李娃杜十娘是不符合封建正统的观点的社会底层妓女,但是文人从尚奇的心态来挖掘了她们,这就使人们在正统女性文化之外,用新的视角来认识道德伦理,印象更加深刻,教义更为深刻。

### 四、结语

《李娃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不仅是文人对坚贞爱情理想的大胆歌颂,也是久受压抑的文人们对道德人伦的理想追求,更是文人们“经世致用”人生观的展露。

(责任编辑 彭东焕)